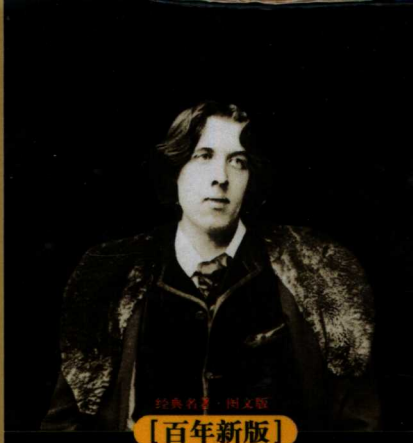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人面狮身的女子



王尔德短篇小说全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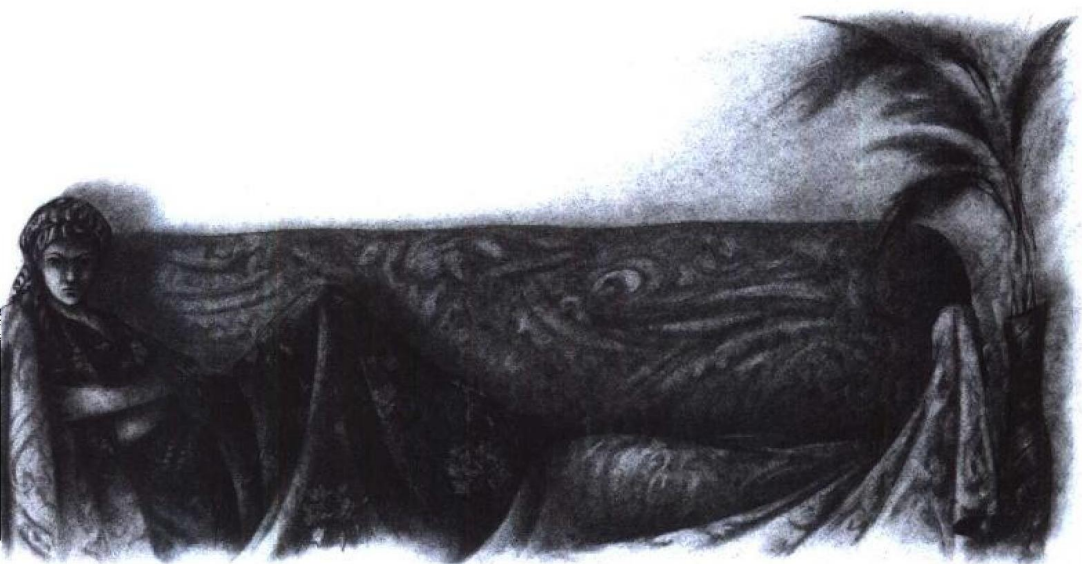
「爱尔兰」王尔德 著 「意大利」克里斯蒂纳 图 赖慈芸 译

叛逆奇才眼中的人间百态

『女人是要爱的，不是要了解的。』

探讨人性的美丑，反击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自私与乖谬。

哈尔滨出版社



人面狮身的女子

王尔德短篇小说全集〔百年新版〕

〔爱尔兰〕王尔德 著

〔意大利〕克里斯蒂纳 图 赖兹芸 译

哈尔滨出版社

黑版贸审字 08-2002-0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面狮身的女子: 王尔德短篇小说全集 / (爱尔兰) 王尔德著; 赖慈芸译. -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02. 8
ISBN 7-80639-765-5

I. 人... II. ①王... ②赖...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英国 - 近代 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6629 号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文化事业部授权,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责任编辑 韩业宏

人面狮身的女子——王尔德短篇小说全集

[爱尔兰]王尔德 著

[意大利]克里斯蒂纳图

赖慈芸 译

哈尔滨出版社

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
邮政编码: 150006 电话: 0451-6225161

E-mail: hrbcbbs@yeah.net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市朝阳区宏伟胶印厂印刷

开本 889 × 1194 毫米 1/32 印张 6.5 字数 88 千字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39-765-5/I · 211

定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 0451-6225162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

作者简介

王尔德 (Oscar Wilde)

王尔德1854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。短暂的一生多才多艺，很多人怀疑他究竟是恶德之子还是叛逆天才？父亲是著名的外科医生。他的母亲曾以Speranza的笔名，为青年爱尔兰党写煽动性的散文和模仿的诗歌。

王尔德对文学的兴趣，可能有一部分是受到母亲的潜移默化。在王尔德就读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时，他更受马哈菲 (John Pentland Mahaffy) 的影响，对古希腊生活和文学产生浓厚兴趣。

29岁时，王尔德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，深受罗斯金 (John Ruskin) 的美术观点及配特 (Walter Pater) 唯美主义的影响，成为美学运动的领导人。他对美的主张不论何时都是奉行不悖。在衣着上，他极度夸张地注重打扮，有人甚至形容他是奇装异服；在文学上，他运用丰美的词藻，华丽的修辞，富于音乐性的辞句，绝妙的想像，为他的作品装饰珠玉。

王尔德出版过童话集（包括《快乐王子》、《夜莺》等）、短篇小说（包括《坎特维尔城堡的鬼》、《人面狮身的女子》等）、诗集、小说《格雷的画像》，和若干评论。而他还有另一项伟大的成就：戏剧。他的名剧如《不可儿戏》、《温夫人的扇子》等，都是改变传统戏剧观念的社会讽刺喜剧。

王尔德不仅作品极受争议，生活与私德也颇受非议。但同时代的人都承认他才气纵横，尤其是他的语言机智，留给后人无数精彩的妙句，令人难忘。

绘者简介

克里斯蒂纳 (Cristina Rinaldi)

意大利插画家克里斯蒂纳毕业于米兰艺术学院，擅长运用水彩、炭笔、铅笔作画。除了从事插画创作之外，她也教授美术和插画。代表作包括《黄昏》、《吉卜林童话——独来独往的猫》以及《先知》等。作品曾入选“波隆那国际儿童画插画展”和“布拉迪斯国际插画双年展”。黑色的墨水加上炭笔的色调变化，彩带式的曲线、光影的变化，凸现王尔德的小说情境与寓言。

责任编辑：韩业宏



目 录



人面狮身的女子 ————— 1



爱, 要不要灵魂 ————— 19



乞丐、模特儿、百万富翁 ————— 97



坎特维尔城堡的鬼 ————— 115



亚瑟大人的手相 ————— 155

人面狮身的**女子**





—— 天下午，我闲坐在和平咖啡馆外面，注视着巴黎众生的光彩与不堪，一边啜饮苦艾酒，一边漫想眼前骄傲和贫困并陈的奇异景象。忽然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穆奇森先生。

我和基若德·穆奇森从十年前离开大学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，因此我很高兴能遇到他，并且同他热烈地握起手来。我们以前在牛津时很要好，我非常喜欢他。他既长得好看，人又勇敢、诚实。我们常说，要不是他从不说假话，他还真是天下第一等好人，不过我想我们最看重的，其实也就是他的坦诚吧。

不过这次相见，我发现他改变了许多。他看起来心神不宁，若有所思，似乎有什么大惑不解的地方。我猜这与当今流行的怀疑主义无关，因为基若德是死忠的保皇党，对摩西五经和贵族院一样深信不疑。所以我想一定与女性

有关。我问他结婚了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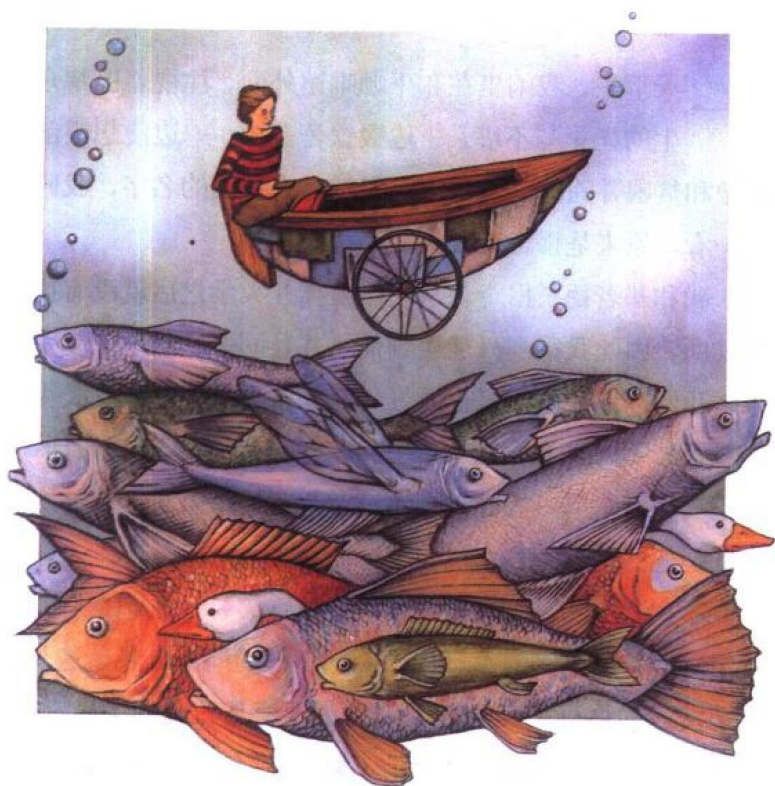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还不够了解女人。”他答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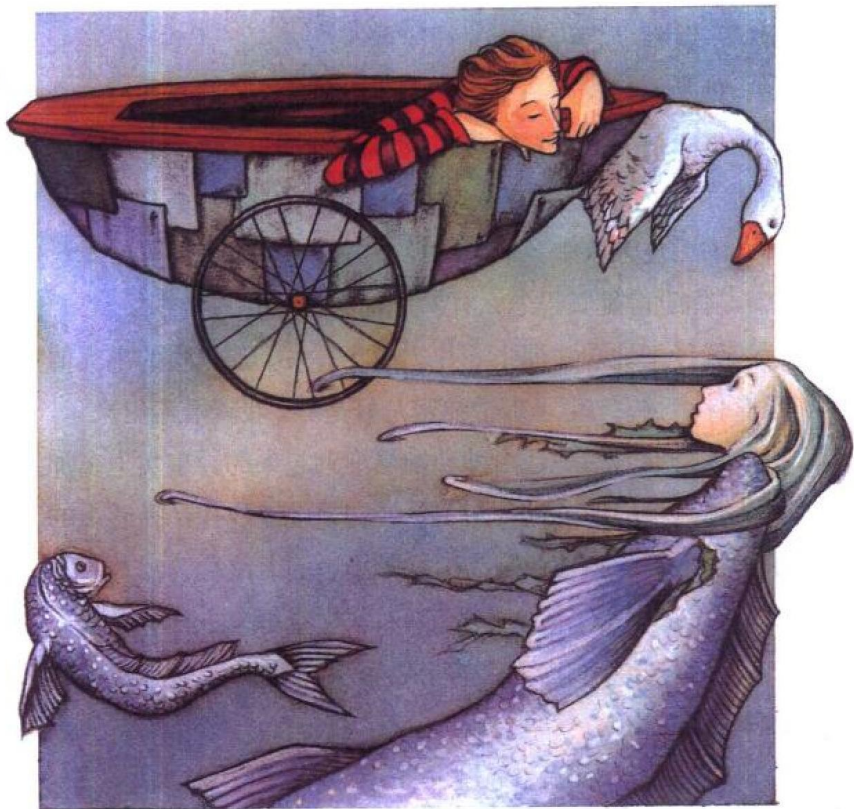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亲爱的基若德，”我说，“女人是要爱的，不是要了解的。”

“我若没办法信任的话，就没有办法爱。”

“我想，你是遇到什么神秘大事了，对吧？基若德，”我下了判断，“说来听听吧。”

“我们去兜兜风吧，”他说，“这里人太多了。哎呀，不





要坐黄色马车，其他颜色都行……那边，那辆墨绿色的好了。”

几分钟之后，我们所搭乘的马车，轻轻地飞驰在林阴大道上，朝着玛德琳的方向走去。

“你说，我们要到哪里去好呢？”我说。

“随便。”他答道，“就去伯瓦司餐厅好了。我们可以在那里吃个饭，然后聊聊你的近况。”“我倒想先听听你的近

况，”我说，“告诉我你的神秘事件。”

他从衣袋摸出一个镶银山羊皮盒，递给我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个女人的照片。她高高瘦瘦，有着蒙眬的大眼睛和松松的头发，有一种奇异的鲜明感。她全身裹在毛茸茸的毛皮大衣中，看起来像个灵媒。

“你觉得她长得怎么样？”他问，“可靠吗？”

我仔细地端详那张照片。在我看来，那张脸的主人似乎有什么秘密，至于那个秘密是好是坏，我就看不出来了。因为那个女人的美是由种种神秘堆砌起来的，事实上，那种美是一种心理感觉，而不是外在。就连她挂在嘴唇上的那一抹微笑，也实在因为太过微小，而无法称为甜美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不耐烦地问，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她是穿着貂皮大衣的蒙娜丽莎。”我说，“告诉我她的故事。”

“别急，”他说，“等用过餐再说。”然后他开始谈起其他事。

侍者送上咖啡和雪茄后，我提醒基若德他说过的话。他站了起来，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趟，最后跌坐在一张扶手椅上，告诉我以下的故事。

“有一天傍晚，”他说，“差不多五点钟的时候吧，我正走在





庞德街上。那里有辆马车出了车祸，所有的交通几乎都停顿下来、瘫痪了。紧靠着人行道，停了一辆小型的黄色四轮马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引起了我的好奇，吸引了我的目光。

我经过那辆马车时，有一张脸从车窗往外看，正是照片上的那张脸。

我立刻着了迷，整夜都想着那张脸，第二天又想了一整天。我在那条街上来来回回，偷看每一辆马车里坐的是什么人，痴痴等着那辆黄马车，但就是找不到我那不知名的美人。最后，我开始认为，她不过是场梦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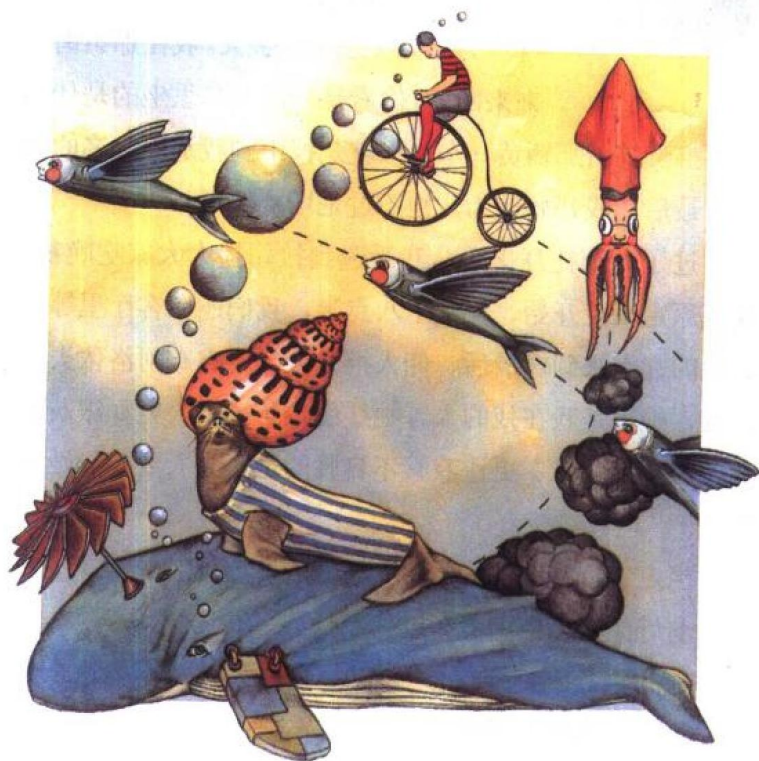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一个礼拜之后，我受邀到拉司提太太家吃晚餐。晚餐原定八点开始，但到了八点半，我们还在客厅里等待其他的宴客来到。最后，佣人推开大门，宣布阿洛依夫人莅临。她正是我在找的人。她缓缓走了过来，宛如银灰蕾丝中的一束月光。更让我喜不自胜的是，主人要我领她入座。

坐定之后，我毫无心机地开个话头：“阿洛依夫人，我几天前好像在庞德街看到过你。”

她的脸色立刻变得惨白，低声答道：“请不要这么大声，可能会被别人听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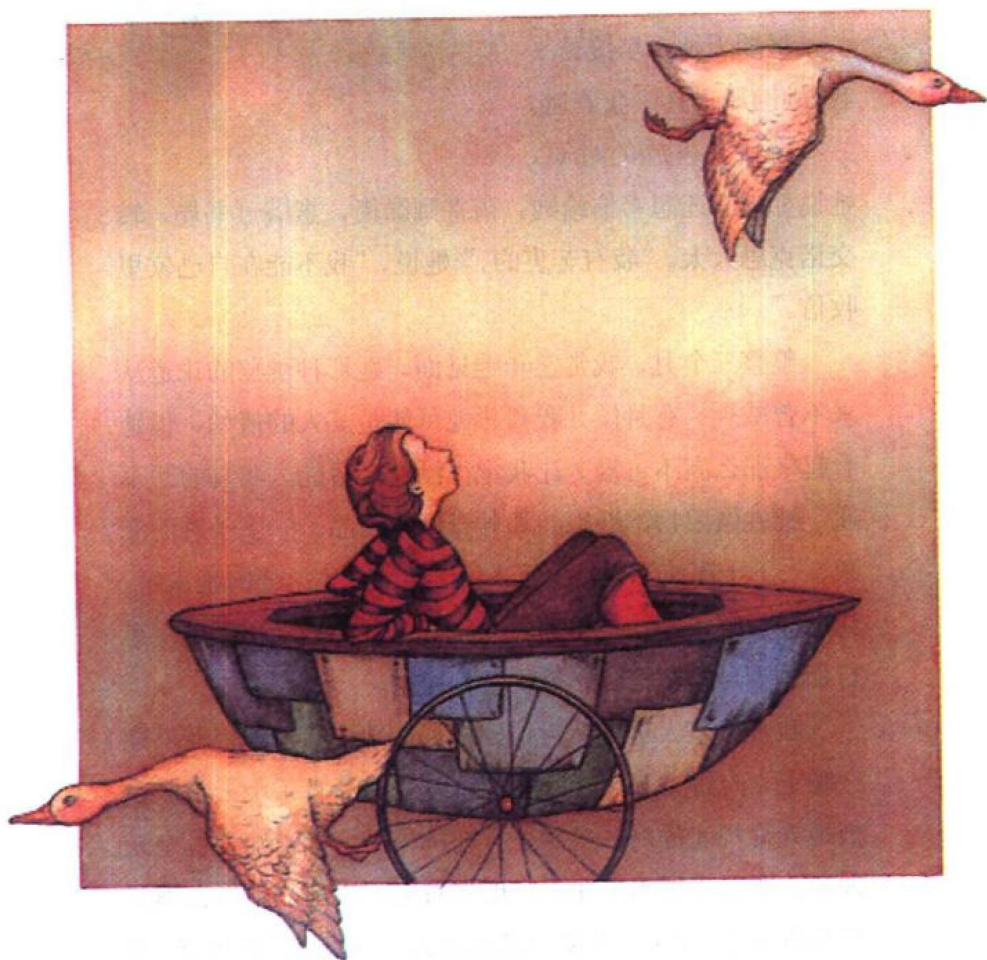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懊恼一开始就出错，慌忙把话题转到法国戏剧。她很少开口，一开口也总是轻柔低沉，仿佛怕被人听到。而我则深陷爱情的激情中，她周遭不可言传的神秘感更激起我无尽的好奇。餐后她立刻要走，我问她可否登门造访。她迟疑了一会儿，回头看看没有别人在附近，然后才说：“好的，明天下午四点三刻。”

我缠着拉司提太太打听她的事，只知道她目前孀居，在公园道有栋豪宅，仅此而已。就在一些无聊的科学家开始拿寡妇做文章的时候，我告辞回家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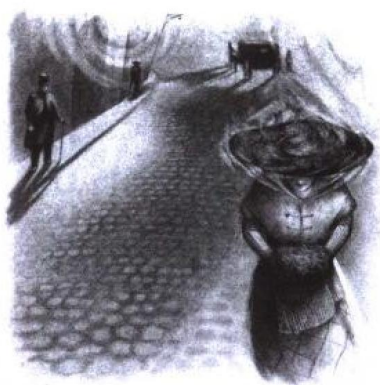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天，我依约准时到达公园道，门房却说阿洛依夫人刚刚出门。

我回到俱乐部，闷闷不乐，百思不解。反复思量后，我提笔写了一封信给她，问她我是否可以再次拜访。接下来



好几天都没有回音，最后我收到一张小纸条，说她星期天下午四点在家，还加上一句奇怪的话“请勿再写信到此地，详情容面告。”



星期天她终于接见了
我，她的风采真叫我着迷。

就在我告辞的时候，她说如果我还想写信给她，请寄到绿街，惠塔可书局，转交诺克思太太。“我有苦衷的，”她说，“我不能在自己家里收信。”

整整三个月，我常常和她见面，她那种神秘的味道从来不曾减少。有时候，我猜想她可能是某人的情妇，但她看起来那么高不可攀，让我觉得没什么可能。我真的想不通，她就像博物馆展出的那种奇怪的水晶，一下子透明澄澈，一下子浑沌不明。最后我终于下定决心，要向她求婚。我已经受够了那些一下子可以见我，一下子又不能见；还有那些不可以寄信到家里的种种秘密。

我直接差人送了一封信到书局给她，问她可否在星期一晚上六点钟见我。她回复说可以，我简直乐上云霄。我被她弄得神魂颠倒，虽然她有些神秘，但我爱她爱得全无理智，所以我根本不在乎。现在看来，我是被她的玄虚搞得头昏脑胀。不对，我爱的是她本人，不是那些神秘感。那





些秘密逼得我要发疯，为什么命运要这样捉弄我？

“你发现了她的秘密？”我叫起来。

“大概吧，”他答道，“星期一那天，我和叔叔一起吃午餐，差不多四点钟左右，我在马里波恩路上。你知道，我叔叔住在摄政公园那边。我抄近路要到皮卡地里区去，所以穿过了一些不起眼的小巷。

忽然间，我看见阿洛依夫人在我前面走着，披着面纱，走得很快。走到那条巷子的最后一栋房子，她走上台阶，拿